

# 白岩山散步

○ 祝宝玉

会遇到谁呢?其实,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,与谁邂逅,都是机缘巧合,不与谁相遇,也不埋怨失落。我便是带着这种心态散步白岩山的。

当然,不与汹涌的人群相逢是最好不过的,本来入白岩山就是为了寻得一份清静,如果再次陷入嘈杂之中,那就很容易乱了心境。庆幸的是,我这一路走来,遇到的只是清风、流水、岩石、苍木和翔飞于林上的鸟雀,有它们的相伴,散步就不会觉得寂寞。人到中年,大多时候,愿意自己和自己待在一起,像这山中之物,自在游走。是的,那老树和巨石也是会移动的,它们也懂得散步的奥妙,只不过它们的动十分微妙,要把时间单位放大,一时一日不行,一岁一年也太少,要以百年计,千年计,才会觉察到它们的变。有的石头原本在山上,后来跑到了山下,有的则反之,这种移动非人力为之,是时间,时间可以改变一切,特别是一个人的心。

年轻的时候,我像很多人一样在人间奔波,我渴望速度,以为拥有了速度就得到了一切。现如今,我才发觉自己错得是那么离谱。除了内心的焦躁和疲惫,我似乎没有从忙碌中获益什么,物极必反,现如今,我需要安静。来到白岩山,走在窄长的山道上,我才感到片刻的轻松。山是深远的,它葆藏着无尽的时间,它是造山运动的作品,那倾斜,那分化,那抬升与降落,都不是一时一世之所为,而是历经千万年,才造就那么动人心魄的地理篇章。散步白岩山,就是阅读白岩山,速读不行的,而是要默读,要慢读。心神会意,那是最后的,物我相融,那就更妙了。我读白岩山,读着

它不同的章节,比如观音岩、悬鱼洞、飞来桥、一片瓦、龙头岩、骆驼峰、龙洞、石门、仙人迹、鸟石与玉女岩等,它们皆非人类书写,它们都是大自然的杰作,蕴藏着幽深的寓意。

散步,往往与回忆是同步进行的。很多年前,我就来过白岩山,此一时彼一时,人变了,心也变了,但白岩山并没有丝毫变化。我曾经也是个觅寻生命诗意的人,但那时自己走得太多,骑马观花,来去匆匆,自然什么也观赏不到。现在,我不那么做了,我不是那个年少无知的自己了。散步而来,与缓慢的山中小溪并行,它走,我便走,它停,我也跟着停下来。山那么深远,急是急不来的,这是流水告诫我的。除此之外,水还告诉我一个秘密:此中有神仙。古人言:山不在高,有仙则灵。在如此灵动静美的白岩山,有神仙并不奇怪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当然,仙人是不会随意与我等凡人接触的,他们居于山之巅,云之上,过着逍遥自在的神仙日子。我问水如何才能见到神仙。水犹豫了一会,悄悄地告诉我可以通过做梦。我哑然一笑。做梦,倒是能遇见神仙的一个妙法。也许这是水跟我开的玩笑。

来到一家仙,也许能见到神仙。它位于白岩寺北侧鸞岭崖,整个建筑与山融为一体,远远望去,若隐若现。相传旧时闽清有一个三口之家到白岩山静坐修真成仙,后人便在那里建庙,曰“一家仙”。修仙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而我只是一过客而已,不应该起这种奢念。站于崖上,眺望幽谷,心中生出羡慕之情是非常自然的,久在樊笼里的我们,渴望着回归山野,但是真正能耐得住寂寞的人又有几个呢,人世间的灯红酒绿、美女香车诱惑太大了,

我们与山野相容的愿望也往往只是一刹那,而非真正发心实践。所以,我等是不可能修真成仙的,能慢行山间,得一时身心清爽,已经不易了。

“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拜,齐齐齐齐齐齐齐齐戒。”这是一副奇妙得对仗,不同的断句会产生不同的意思。这副对联就悬挂于白岩寺正殿大门的两侧,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。很多人都会站着殿前把这副对联读品,但大多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不知其意。我虽然也读了一些书,但也不明白其中奥义,想要请教别人,但环视周遭,也无人能解。不解就不解吧,何必非要把所有事情都弄明白呢。也许,这就是禅机,时机不成熟,你再计较也无济于事,待时机成熟了,你自然就明白了。更何况,我是散步而来,又何必着急呢。

梵音悠悠,山风徐徐,不如在寺中休息片刻,赶路的事交给给自己吧。这里的时光是安静祥和的,甚至说时间在这里停滞了下来,石阶上附着着淡淡的苔藓,坑洼里留有浅浅的水迹,墙壁虽有些脱落,但正好是与沧桑岁月相应的,如果这里一切崭新,那就无趣了。正如常建的“曲径通幽处,禅房花木深”,还有郑洛的“我月淡烟窈色相,疏风幽籁动禅空”,禅,是空,也非空,其实,空的不是所见之物,而是自己的那颗心。倘若心不空,什么都放不下,那么所见也都是繁杂之景,永远不能顿悟明道。山深寺幽,冲淡了一般寺院的凝重和压抑,花草的清香,山峦的雾霭,透着古朴的祥和。是那么富有诗意,那么趣味横生,花开花落,云卷云舒,一切都是自然的。

宋朝进士陈祥道曾留诗于白岩山,其曰:

“斯山何其丽,万树繁花吐;高山布成林,参差开满路;偏反鹭电掣,闪烁云霞聚;不须翦彩工,不须织锦谱;年年一度红,春光足千古。”春日三月,山河俊美,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悄然绽放,于此时漫步山间,最是喜爱。从白岩寺到莲花峰,杜鹃花的鲜红形成浩荡的汹涌之流,如浪,如霞,铺天盖地,环绕着白色的巨岩,两种颜色和谐地搭配,恰如一幅春日画卷,美不胜收。杜鹃山,是白岩山的别称,倒是名副其实。我是爱杜鹃花的,梅尧臣曾有诗赞曰:“山中泉壑暖,幽木寒更华。春鸟各噪口,游子未还家。云谁未及还,对此重兴嗟。何必因啼血,颜色胜曙霞。”似乎,那绚烂静美的杜鹃花承载了诗人的悠悠乡情,观及花开之时,故嗟叹不已。登临山巅,举目四望,人的思绪也飘然遥远之地,我欲慕此地,愿以此地为故乡,但是,毕竟不是啊,那炊烟袅袅,鸡鸣犬吠,阑珊的情景里藏着无尽的思念情愫。人可以怀念往昔,但不能过于沉湎其间,似乎有另一个我在提醒着自己:起身吧,继续往前走,说不定那里还有不一样的风景呢。是啊,四季轮回,草木人间,又何必留恋一处,天地之中,处处皆有风景。

白岩山的每一棵树,每一块石,每一滴水,每一片云,对我来说,都不陌生。是在找它,也是它在等我。我找到了它,也是它等到了我。独行,但并不寂寞。在一个散步者的心中,总有一股清静之力,抵御着不良情绪的躁乱。让脚下的步伐与山间万物保持协和的频率,让一切放慢下来,以适应我心的安静。这里没有忧戚,没有丧乱,这里的宁静没有边界,也不因人而异,对于每一个到访者,白岩山都是一视同仁。

就这样从从容容地来去,像水一样书写,像风一样散步。



## 妈妈的背影

○ 苏建

在岁月的长河里漂泊  
妈妈的背影渐行渐远  
温暖的手掌,轻抚我的脸颊  
为我遮风挡雨,不问归期

厨房里,烟雾缭绕  
妈妈的背影忙碌不停  
一勺一羹,熬制爱的浓汤  
滋养我成长,无怨无悔

寒风中,她为我织毛衣  
一针一线,织出温暖与关怀  
妈妈的背影,如山般坚韧  
为我抵挡风雨,撑起一片天

如今,我远离家乡  
妈妈的背影依然清晰  
电话里,传来她的叮咛与期盼  
盼我安好,盼我幸福

无论何时何地  
妈妈的背影永远铭刻心间  
感恩无尽,思念无边  
愿她安康,愿她快乐

您离开我们已然三年,但依然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时时处处。

失去您近一千个日夜了,却还时常惦记、梦见着您。您生前,我们总在傍晚时分电话唠嗑。琐碎琐碎,或是天气变化,或是生活、工作情况,或是身体状况。如今的那个时分,我改成给爸爸打电话,他一向简短。结束时,我常会恍惚着——还没跟您说上话呢!突然又醒悟过来,再也无法跟您说上话了。您依然在我日常的惦念里呀!梦里时常见到您。时而言笑宴宴,一如当年的温和慈爱;时而病弱痛苦,把我从担忧、着急中弄醒。这是对思念的弥补,还是烙在内心深处记忆的泛起?您依然是我关心最深的人呀。

您走失在孙女紧张的高中时光里,现在她是大学生了,学业轻松了许多,放假都会跟我回老家。看着厅堂前您的遗像,她总在喊一声“奶奶”后,就盈满了双眼,跟着我焚香礼敬、沉默。她还在无声地跟您说了许多心里话。我们聊起您的慈爱,无论记不记得,她都总结说:“奶奶是世上最真心爱我的人,她灰白的头发总闪着慈祥的光彩。”您过早地离开,成了我们共同的缺口。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敲击,在心头打得很重。怎么就没给我们更多尽孝的机会呢?您依然是我们“反哺”的向往呀。

一年中,我们总会惦记一个日期。以前是您的生日,在那天团聚于您身边,摆上孩子们爱吃的蛋糕,煮上寓意吉祥的面条,一起唱祝福的歌,全家都很欢乐。我们依然记得每年的那天,但谁也不会故意提起。我们把团聚改到另一个日子——您的忌日,一起回忆、悼念着您。同样,我们淡化了元宵、拗九和中秋的节庆,却在清明、端午、中元三个灰色的日子里深深地想您。您依然是我们最放不下,最想唤起的那个称呼呀。

过年时节,我们团聚在父亲身旁,但您的缺席特别清晰。不约而同地不提不说,却掩盖不了内心尖锐的疼痛。连续三年,我们都不贴春联,谁都一言,却谁都明白。如今的“年”,都是在您的主持下美好地度过,如今我们却把“年”安顿得潦草了许多,再也没有“当年”的味道了。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,只是亲人没在一起,而您却没了。您依然是我们最忽略不了的人呀。

春天里,茶芽萌发了,春笋冒尖了。夏日中,松栎长出来了,苦蒿茂盛了。秋风中,丹桂飘香了,秋月圆满了。我们都会一次又一次地思念!是您炒了清明、谷雨的春茶,几个子女各分一些;是您采了许多甜笋,和着糯米粉和葱花,煎成喷香的夏饼,“通知”我们回家过立夏;是您满山采蘑菇,择干净并分装好让爸爸挨家地送;是您不厌其烦地一叶一叶地采摘着苦蒿草,用开水烫好后揉成团,冰冻起来等我们回家拿;是您第一枝桂花开了打电话,告诉我们抓紧回家欣赏。季节依然流转,事物依然生发,但我们总忽略了它们。您依然是我们契合在季节里的念想呀。

又到冷一日暖一日的春季,又近晴一日雨一日的清明,满山白和梧桐花再次把山头染白,我也愈发深切地想您。虽然过去三年了,但三年里,您依然从未远离我们,依然存在于我们的血脉与思念里呀,母亲!

## 依然

○ 池宜滚

## 让阅读成为生活习惯

○ 梅春

春寒料峭的三月,我踏入二附小,似有一种别样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漫步于校园之间,我试图去捕捉那难以名状的感觉,但总是若即若离。

行至三楼拐角,眼前豁然开朗,仿佛走进了一片静谧的绿洲。几位高年级的同学正沉浸在书海中,他们的笑声和谈话声交织在一起,营造出一种别样的氛围。不远处,一个小男孩跷着二郎腿,摇头晃脑地阅读着一本书,那份专注与投入,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他和他的书。

这里,是知识的殿堂,是灵魂的栖息地。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,每一个读者都是一个探险家。他们在这里寻找答案,也在这里找到自我。无论是大声朗读,还是默默品味,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,与这个世界对话。

而在这片宁静中,时间仿佛也放慢了脚步。每一刻都充满了可能,每一页都承载着智慧。这里,没有纷扰,只有纯粹与美好。

此刻,我置身于二附小,深感与众不同。这里的每一寸土地,每一片空间,都弥漫着浓厚的阅读氛围。楼梯拐角处,小巧的阅读座位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个过客,宛如知识的灯塔,为匆匆的脚步提供片刻的休憩。手中的书籍,无论是文学经典还是科普启迪,都散发着智慧与启迪的气息,引领着孩子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

在这里,阅读不仅是一种习惯,更是一种生活方式。每一个角落,都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。孩子们在书海中畅游,与文字为伴,与智慧为伍。正是这样的阅读氛围,让二附小焕发出独特的魅力,成了孩子们成长的乐园。

校园中,休闲凉亭下,绿意盎然,鸟语花香。这里的阅读座位,仿佛是专为寻找静谧的学子而设。坐在这里,耳边是清脆的鸟鸣,微风拂面,手中的书似乎变得更加生动。同学们或沉思,或轻声交流,享受着阅读带来的那份宁静与满足。

而校园的榕树下,更是一处神圣的阅读圣地。粗壮的树干为学子们提供天然的庇护,树荫下的阅读座位成了他们心灵的港湾。在这里,时间仿佛停滞,每一页书的翻动都显得格外珍贵。榕树见证了无数同学在这里度过的美好时光,也见证了他们在阅读中成长的点点滴滴。

二附小,犹如一座静谧的知识殿堂,书香气息扑面而来。走进这里,仿佛跨越了时空,置身于一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书院。书籍,这些承载着人类智慧的结晶,在这里摆放得整整齐齐,触手可及。课间时分,孩子们手捧书卷,或低声诵读,或凝神思考,书香与童声交织,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面。

校园的每一个角落,每一片空间,都弥漫着书香的气息。这里的每一面墙,每一扇窗,都在诉说着知识的魅力。孩子们在这里,不仅学到了知识,更学会了如何与书为伴,让阅读成了一种生活方式。

置身于二附小,浓烈的书香氛围让我燃起了对知识的无限渴望,内心想去追求更多属于自然的事物,更多属于宇宙的奥秘,开卷有益,去阅读,去探索吧……



橙花绿叶枝头缀

黄腾飞 摄

俗话说:树挪死,人挪活。有道理但略带片面。树被挪,必然伤根断枝,在新的环境,还需适应一段时间,所以成活率并不太高很正常。人挪(迁居),虽然不像树木植物般伤筋动骨,但在新的生活环境,也并不一定会活得很好,毕竟“故土难离”吧!在新的条件下,要想活出一番模样来,需要多大的勇气、信心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啊!

就有这样一群省瓊人。他们“挪”,不仅“挪”出了样子,活得比在家乡还好,还时刻挂念着远方的家,为“家”的发展献计献力献资。

在那风雨如磐的1919年,年仅11岁的谷口人张昌龙(少时又名张恒元)在丧父返祖之后,跟着堂兄张恒居,背着铁釜千里迢迢徒步“闯去出门”了。他们在沙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,支炉列灶,打制农具,修铸磨

过家牙。虽然他“闯”出山门后,“闯”出了荣光,但他绝不显摆炫耀,因为他的心中不仅有小家,更有大家,国家。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。

那年头,“去出门”成了省瓊年轻人的一条谋生之路。

1910年,基督教牧师开始来八都传教。受此影响,便有省瓊村人王本增成了第一个“吃螃蟹”的人,在此年农历十二月廿八携家带口13口人动身随“港主”黄乃裳去南洋垦荒。初期之苦难以言喻,但他坚持了下来,虽然这期间他长子、次子相继夭折,但丝毫没动动摇他的意志。

境况稍有好转后,他便写信回家,告诉乡人南洋谋生的情况。于是便有了他的同宗堂侄富存、富潮等相继举家越洋南迁。在泗里街安家落户,创业兴学,创办了泗华小

了“九个铁釜闯大田”的佳话,也闯出了他们的一片新天地。

时光进入新时代,经过改革开放经济大潮的洗礼,东进西迁,南下北上,“去出门”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,地球宛若一个“村”,任人自悠游。于是,便有人在“闯”的风云际会里,开辟了另一个战场——“创”。

创。有创业、有创新、有创意、有创举,也有创伤……一个“创”字,包含了多少人生的酸甜苦辣。

做为福建九鼎建设集团的始创者,一个扛鼎之人,叶国松董事长是省瓊众多创业者中的佼佼者。他的身上,承载着往事的艰辛和坎坷;承载着功成名就的欢欣和喜悦;承载着对未来的希冀和向往。1987年建工学校毕业后,便在工地上摸爬滚打,吃尽人间苦;十几年后,毅然决然组建九鼎集团。十六年的创业,公司已是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并多年荣膺“福建省建筑业龙头企业”;麾下拥下职工近万、工程技术人员近千,高精尖人才近百。产业遍布大江南北,凭着傲人的业绩,问鼎业界翘楚,乐享业界殊荣。

他也如诸多的游子一样,梦里常吟溢满鹤韵的诗和远方的“家”,家的喜怒哀乐常挂在心头。自创业至今,他奉献给“家”的善款已近千万,真正做到了“松”“鹤”相连,当然也必定松鹤延年。

“闯”“创”,是时代的旋律,也是省瓊人努力践行的“鹤韵文化”的内涵之一。但不管“闯”多远,“创”的成败,“家”始终是坚强后盾。家乡的湖、寨,古老的廊桥,还有鹤顶上那弯暖暖的月亮,都会时刻惦记着您,守望着您;村口那棵没有年轮的榕树,正舒枝展叶,洗却您旅途的铅尘,欢迎您回“家”。因为你们心中有“家”,“家”就牵引住风筝的那根绳,“家”就是那经久不息世代相传的鹤韵文化;永远地缠绕在游子的身边,系住游子的心。更因为省瓊人独有的特质——惟此闯创有新天!

○ 邱祥

## 惟此闯创有新天

刀,为农耕狩猎者提供适手的工具。十年后,一身精湛技艺的青年张昌龙,毅然决然在闽北崇安参加了工农红军。从此,他的一生便与军事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在坚持三年游击的南方丛林里;在新四军挥戈横扫日寇的战场上;在解放战争金戈铁马的滚滚洪流中,由他制造的枪械、弹药无数,直杀得惊天地泣鬼神。

做为闽清的第一个红军,第一个共产党员,解放后曾担任南京军区后勤部机械部部长,副军级干部。他是谷口村的骄傲和自豪。1956年,一袭布衣的张昌龙,轻车简从回谷口住了一夜,他和乡亲们促膝长谈,忆旧叙新,但绝口不提自己的职务,只是交代乡亲们有事找组织找政府,不要找他。第二天,他悄无声息地走了,再无回

学等,成为闽清最高学府。随后便有许多王家汝珍珍后人前赴后继南迁。如今,生活在南洋的王家人达万人以上。

他们事业有成之后,不忘家乡,总以一己之力支持家乡建设,为改变积贫积弱的祖国和家乡面貌做出贡献;省瓊中学的前身华侨中学是由王富潮等人捐资1.2万多马币筹建的;自1929年起共三次修筑合龙桥;修筑省汾三桥;修建省瓊侨联会大楼等等,无一不是使用“南洋钱”。家乡人民也在石碑上刻刻下他们的名字:王富潮、王日新、王传理、王寿川、王富存……

与此同时,更有瓊兰铁匠、陈峰篾匠、塘下水匠……他们伙伙结群地走南闯北,只是交代乡亲们有事找组织找政府,不要找他。第二天,他悄无声息地走了,再无回

## 心灵语丝